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
第一回 小神童聯姻富室 窮醫士受害官舟

詩曰： 莫怨天公賦畀偏，
窮通才拙似浮煙。
空思他日開屯運，
難定今朝締好緣。
有聚終須風雨散，
無情何必夢魂牽。
莊周似蝶還非蝶，
總與乾坤握化權。

這兩首詩，是說人婚姻富貴，貧窮落難，都由天定，非人力可為。無奈世人，終不安分明理，見人一時落難，即要退婚絕交，使從前一團和好，兩相棄絕。誰想他惡運一去，忽然富貴，自己反要去靠著他。所以古人說得好：「十年富貴輪流轉。」以見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，而不計其日後也。至於婦人，惟重賢德貞靜，不在容貌美丑。如容顏俊美，不能守節，非惟落於泥塗，甚至為娼為妓，遺臭萬年；若容貌醜陋，而能堅貞守困，豈特名標青史，且至大富大貴，享用不盡。今我說一椿賴婚安分的，與眾位聽者。

話說江南蘇州府，有個少年解元姓金，名桂，號彥庵。父親官為參政。因朝中權奸當道，正直難容，早早致仕在家。母親白氏，自生了彥庵，即染了弱症，不復生產。參政因是獨子，十六歲就替他做了親，娶妻黃氏，才貌雙全。夫妻十分恩愛，十七歲就生一子，生得骨秀神清，皎然如玉。夫妻愛如珍寶，取名金玉，字雲程。賦性聰明，一覽百悟。六七歲即有神童之號。

且說彥庵，十八歲上進學，二十歲鄉試，就中了解元。三報聯捷，好不興頭。其妻黃氏，又產下一女，就取名元姑。到年底，彥庵正打點進京去會試。不料母親白氏忽然病重，至二月初一身亡。彥庵在家守制，將近服滿，那知參政因夫人死了，哀痛慘傷，也染成一病。病了兩年，也就相繼去世。彥庵夫婦，迭遭凶變，痛慕日深，居喪盡禮至念，六歲方才服闋。算來會場，尚有一年。在家讀書訓子，以待來年會試。

且說蘇州閭門外，有一土富，姓林名旺，字攀貴，人都喚他林員外。院君張氏，做人最是勢利。只生兩女，長女取名愛珠，年方一十歲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琴棋書畫，件件皆精；歌賦詩詞，般般都曉。只是賦性輕浮，慕繁華而厭澹泊；居心乖戾，多殘刻而鮮仁慈。父母因他才貌，愛如珍寶，必要擇一個富貴雙全，才貌俱備的，方才許親。所以此翁專喜趨炎附勢，結交官宦，意欲於官宦人家，選一十全的女婿。奈他是個臭財主，哪個大官顯宦來結交他？所結交的，無非衙官學師，舉人、貢生、生監等。思量遇著一個將發達的公子，就好為大女兒結親。其次女名喚素珠，相貌生得中中。小素珠四歲，教他唸書識字，他便道：「女兒家，要識字何用？將來學些針指，或紡綿績麻，便是我們本等。」父母因她才貌平常，將來原只好嫁一個鄉莊人家，故全不放。

一日偶然在外間走，訪得蘇州府學學師，今日上任，係徽州府人，兩榜出身。急急到家換了衣服，出城迎接。明日學師免不得來看他。原來那學師姓金，名素綬，號誠齋，與金彥庵是鄉榜同年。因同姓，又係同房，榜下就結為兄弟。彼便連捷，殿在三甲，就了教，今選蘇州府學教授。一到先看彥庵，然後看林旺。林旺有心要結交他，正值園中牡丹盛開，隨即發帖，請學師賞花。因想彥庵是他同年兄弟，且是少年解元，將來發達的鄉宦，正要結交他，便也發帖，請來陪學師。那一日，學師與彥庵，都到林家園內吃了半日酒，彥庵回家發帖，於十五日請學師。隨也發一帖，請林旺相陪，還了他禮。至期二人俱到。茶罷，學師道：「聞年姪甚是長成，今年幾歲了？」彥庵道：「十歲了。」學師道：「聞得六歲就有神童之譽，如今自然一發好了，何不請出來一會。」彥庵道：「理應叫他出來拜見，只是小子無知，惟恐失禮，獲罪尊長。」學師道：「說哪裡話，自家兄弟，何見外至此。」彥庵使命小廝，喚出兒子先拜見了伯伯，然後叫他拜員外。員外一見雲程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美如冠玉，先已十分愛慕，又見他十數歲的孩子，見了客人彬彬有禮。見禮畢，就在彥庵肩下旁坐了。學師問他些經史文字，他便立起身來，對答如流。至坐席吃酒，又隨著父親送酒送席，臨坐，又向各位作揖告坐。彥庵送色盆行令，學師有意要試他，故意說些疑難酒頭酒底，弄得林旺一句也說不出，雲程反句句說來如式。喜得學師大贊道：「奇才奇才，將來功名，必在吾輩之上，神童之名，信不虛也。」林旺見他舉動言語，應對如流，先已稱奇。今又見學師如此歎賞，方知實是才貌雙全的了。

且他父親是個解元，將來必中進士，他的文才既好，科甲定然可望，年紀卻與大女兒同庚，許嫁與他，豈不是一個快婿！只是當面不好說得，席散到家，便在張氏面前，極口稱贊：「金解元之子，才貌十全，將來功名必然遠大。年紀與大女兒同庚，若與結親，真一快婿。須及早央人說合，不可錯過。算來只有金學師是他相好，同年兄弟，必須求他去說方妥。」張氏道：

「我女兒這般才貌，怕沒有一個好女婿？員外何須性急。我聞得金家雖是鄉宦，家中甚窮。解元中後，父母相繼去世，不能連科及第，看來命也平常。兒子就好，年紀尚小，知道大來如何？休得一時錯許，後悔無及。依我主見，待他中了進士，再議未遲。」林旺道：「院君差矣。他若中了進士，又有這樣好兒子，怕沒有官宦人家與他結親！還肯來要我家女兒麼？」張氏見丈夫說得熱鬧，便道：「員外既看中意了，就聽憑你去許他罷。只是要還我一個做官的女婿罷。倘若沒有出息，我女兒是不嫁他的。」林旺道：「但請放心。這樣女婿，若不做官，也沒有做官的了。」於是次日特到學中拜看學師，求他到金解元家與大女兒為媒。學師口雖應允，心上便想道：「我那姪兒如此才貌，必須也要才貌雙全的女子，方好配得他來。不知林老的女兒如何？須要細細一訪，方好為媒。」於是隨即著人外邊去訪。誰知林愛珠才女之名，久已合縣皆知。只因他是個臭財主，鄉宦人家不肯與他結親，平等人家，他又又不肯許他，所以尚待字閨中。學師訪知，便往金家竭力說合。金家也向聞此女才貌果然甚美，隨即滿口應允。學師面復了林家，林旺即刻將大女兒的八字送去。金家也不占卜，擇了十月念四，黃道吉日，將將就就備了一付禮，替兒子納了聘。林家回盒，倒十分齊整。定親之後，彥庵就擇了十一月二十上京會試。林家知道，又備禮送行不表。

且說彥庵到京，候至場期，文章得意，放榜高高中了第二名會魁。殿試本擬作狀元，只因策內犯了時忌，殿在三甲榜下，就選了陝西浦城縣知縣。到家中上任，拜望親戚朋友，上墳祭祖。

又到林親翁家辭行。林員外先備禮奉賀，又請酒餞行。借此光耀門閭，驕傲鄉里。又在張氏面前誇嘴說：「我的眼力何如？不要說女婿將來的貴顯，即如眼前先是香噴噴一個公子了。」

張氏與愛珠聞之，也覺歡喜。不數日，彥庵夫婦，帶了一雙兒女，一個老家人俞德，一同上任不題。

且說愛珠小姐，才貌雖好，奈他器量最小，每每自恃才貌，看人不在眼中，連自己妹子，也常笑他生得粗俗，說他這樣一個蠢東西，將來只好嫁一個村夫俗子，不比我才貌雙全，不怕不嫁一個富貴才郎，終身受用不了。後見父親將他許與金家，公公是個解元，丈夫是個神童，已十分矜狂欣喜，見於顏面。

後又見公公中了進士，選了知縣，更加榮耀。想自己將來一個夫人，是穩穩可望的了。便任情驕縱，待下人丫鬟，動不動矜狂打罵，父母也不敢拗他。一日，忽對父母說：「家中這些丫頭，個個都是粗蠢的，不是一雙大腳，就是一頭黃髮。只好隨著妹子，紡綿績麻還好。若要隨著孩兒焚香煮茗，卻沒有一個中用的。」張氏道：「這個何難！對爹爹說，討一個好的來服侍你便了。」張氏隨即與員外說知。員外就叫家人，去喚了一個媒婆來，說道：「我家大小姐房中，要討一個細用丫頭，腳要小些，相貌也要看得過，又要焚香煮茗，件件在行，字也要略識幾個的才好。你曉得我家大小姐是個才女，又許在金老爺家，將來少不得要

隨嫁的。倘若不好，鄉宦人家去不得。我價錢倒也不論，媽媽須揀上好的，領來便了。」媒婆連連答應，隨即別了員外，出去四下尋訪不題。

卻說蘇州胥門外，有一個不交時的名醫，姓石，名道全，醫道樣樣俱全。怎奈時運不濟，貧窮的請他一醫便好，富貴的也不來請他。就是請去，少不得還請幾個時醫參酌，好的也叫不好，焉能見效？所以雖是名醫，家中窮苦不堪。更兼他一心只想行善，貧窮的不請便去，不但不索謝，有時反倒貼他藥資。

富貴人家，也不去鑽刺，有人請他，總是步行，並不乘轎。家中又無藥料，到人家開了方子，聽他自去買藥。謝儀有得送他，也不辭沒得送他也不要。父母久已去世，並無兄弟伯叔。祖上原是舊家。妻子周氏，也是舊家之女，只生一子一女。女兒年已十二歲，名喚無瑕，有七八分姿色，得一雙小腳，也識得幾個字，走到人前，居然大家女子。待父母極孝，父母也甚愛他，兒子年方八歲，小名丑兒，表字有光。生得肥頭大耳，有一身膂力。要吃一升米飯，專喜持槍弄棍，常同街坊小廝們上山尋野味，下水捉魚蝦。路見不平，就幫人廝打，大人也打他不過。

幸喜他只欺硬不欺軟，所以人都叫他好。一日同了小廝們到教場中玩耍，適值那日守備帶領營兵下操，丑兒竟去將他大刀拿起。那時守備姓李名紹基，看見七八歲小廝拿得起大刀，頗以為奇，就喚來問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怎拿得動大刀？可會騎馬麼？」丑兒道：「八歲。馬實從未騎過，想來也沒有什麼。只人小馬高，上去難些。」守備道：「我著人扶你上去，你不要害怕跌下來便好。」丑兒道：「只要騎得上去，一些不伯，也不愁跌下的。」守備就著營兵扶他上馬。他拿了韁繩，不慌不忙，滿教場一轉，仍走到原處，營兵扶他下來，竟像騎過的一般。守備更加稱奇，說：「你小小年紀，有這般本事，姓甚名誰？住居何處？」丑兒道：「姓石，名有光，乳名丑兒。家住胥門外。」守備道：「你父親作何生理？」丑兒道：「行醫。」守備道：「行醫也是斯文一脈，你有這般膂力，我三六九下操日期，你可到來學習騎射，我再教你些武藝，大來也好圖個出身。」丑兒連忙磕頭道：「多謝老爺。」於是每逢下操，丑兒必到。那守備果然教他，丑兒一教就會。不數年，十八般武藝精通，連武弁多不如他，此是後話。

且說石道全合當有事。忽有一個過往官員，姓利名圖，號懷寶。捐納出身，做過幾任州縣，奇貪極酷。趁來銀錢，交結上台。今升杭州府同知，帶了家眷上任。夫人常氏，破血不生。

娶妾刁氏，利圖十分寵愛。生子年已十二，取名愛郎，生得清秀輕俏。利圖、刁氏，最所寵愛，一同上任。

船到胥門，夫人忽然抱病。利圖吩咐立刻住船，去請醫生。

誰知上岸就是石道全家。請了道全下船，診了夫人的脈，說道：

「夫人此病，是氣惱上起的，沒甚大病，只須兩服藥就好的。」寫下方子，利圖送了一封謝儀別去。利圖即著人買了兩帖藥，一面開船，一面就著丫鬟煎藥與夫人吃。原來夫人的病，都因刁氏侍寵而驕，看夫人不在眼裡，日常間罵狗呼雞，屢行觸犯。

夫人是個好靜的人，每事忍耐，故鬱抑成病。刁氏正喜中懷，今見醫生說她就好，心上好生不快。忽起歹心，想老爺舊年合萬億丹，有巴豆餘存，現帶在此，私自放在藥裡，與他吃了。

雖不死，瀉也瀉倒他。於是就將數粒研碎，和入藥中。夫人哪裡知道？吃下去一個時辰，巴豆發作，霎時瀉個不住，至天明足足瀉了數十次。誰知病虛的人，那裡當得起瀉，瀉到天明，忽然暈去，嚇得一家連連叫喚。刁氏也假意驚張，鵝聲鴨氣喊叫，捧住了夫人的頭，反將手在她喉間一捏，夫人開眼一張，頓時氣絕。那老爺溺愛不明，大哭一場，不去拷問家中人，反歸怨到醫生身上，道：「夫人雖有病，昨日還是好好的，吃了那醫生的藥，霎時瀉死，明明是他藥死的。先叫住船，一面備辦後事，一面著幾個家人小廝，趕回蘇州，打到石道全家，打他一個罄空。再將我一個名帖，做一狀子，送到縣中去，斷要他償命。」眾家人聞命，個個摩拳擦掌。駕了一隻小舟趕去。

那石道全正是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